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齊國臨菑人學長短從橫元光元年西入關上書

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多事其人書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云云○偃及蘇安書並取史記

本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夫愷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

正宗卷十

一

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為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

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

轉輸北河

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又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

三十鍾而致一石

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

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

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

擊之御史咸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

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

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

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帝

正宗卷十

二

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車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

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

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

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

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

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

師古曰與敵國交市

耶

利若章耶之比也故尉佗章耶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

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

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

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迺拜假樂安皆爲郎中

嚴安論征伐書

以故丞相史書云云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及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虛宗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

正宗卷十

三

以為更生

按安此言過矣

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

仁義賤權利

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

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成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

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
陳勝吳廣卒陳武臣張耳辛趙項梁卒吳田儻卒齊景
駒卒郢周市卒魏韓廣卒燕窟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
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
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
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
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
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僂畧歲州張晏曰歲
務也與歲
同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
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

東坡作富公誌

正宗卷十

四

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
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
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
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
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
城數十形東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
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
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
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
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徐樂書略曰天下
之患在於土崩不

在危解何謂土崩秦之末川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
上之地徧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
所以為怨也此之謂土崩已亂謂瓦解具楚齊趙之兵是
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捐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然不
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當
此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上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
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
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
乎天下雖未大合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
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
此二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邊境而深察也問者不
東五穀數矣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民宜有不
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
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於廟堂之上而銷
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
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圍淫縱恣
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惟恠
樂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之於前禍難驟興為瓦解其說徐
樂之書謂基本積壞為土崩禍難驟興為瓦解其說徐
矣然聖賢慮治必察於微不以基本之固可為恃也不
以禍難之微為可忽也樂之告武帝也欲明安危之機
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也顧乃以瓦解
之勢為不必慮而欲其自恣於游畋聲色之間豈忠臣
之言哉故不取

正宗卷十

五

魏相諫擊匈奴書
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

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上書諫
其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
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
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入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
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
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嘗

有善意所得漢民輟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
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
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
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
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
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
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

正宗卷十一

六

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上從相言乃止○按相之論諫如此所以為真

漢相與

蕭望之伐匈奴對

宣帝時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

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等問望之計策望之對云云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不伐喪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義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

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

蘇林曰弟順也師古弟音弟遣使請

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

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

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百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
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美我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
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廿六議後竟遣兵護
輔呼詰邪單于定其國

賈捐之罷珠厓對元帝甲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
兵擊之建議更叛連年不定

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拾州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
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曰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
厓內屬為郿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
蠻夷之亂勸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

云云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
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
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

正宗卷十

七

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
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
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
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
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
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師古曰謂昭王
為楚所溺也齊
桓揅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
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
孔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
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賤為子以至乎秦興

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
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千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母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

籍兵屬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部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遇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馮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鬻子法不能禁

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憤憤之忿欲驅

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

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

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

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

習以韋飲與禽獸無異。本一不足郡縣置也。顯顯獨居一

海之中。師古曰顯與專同上專專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

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日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

瑁也。瑁瑁文甲也棄之不足惜。不擊朱損威其民。譬猶魚

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老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

正宗卷十

九

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

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贊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

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

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

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大夫

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

萬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

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之。民難搖動。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

本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下受我。我自

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

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即杜欽以為云云。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詒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
誣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

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
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慕義

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猶

言或當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

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

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此誠邊

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師古曰竟不可不詳也不

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使師古曰

正宗卷十

十

曰諛詐辭也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狀

郭舜論通康居自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

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

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

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

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

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

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

下主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首以

夸勞國師古曰言故不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

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其備聞康

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

事漢為太平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

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

驢索駝食皆善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

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過所經之處驕非至計

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

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

正宗卷十

十一

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云云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

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

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

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

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

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

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

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

策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

計其事醜又高皇后嘗念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

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妾阿順指於是大

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

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

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師古曰徼要也

墜古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

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

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

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

王莽奉

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

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

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比哉師古

欲中地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

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

而不悔也師古曰廬山匈奴中地不工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

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

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

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

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速

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內亂五

單于爭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師古曰伏音蒲北反

然尚羈縻之計不顛制師古曰顛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

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

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誣其和難得

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

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

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

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藉蕩女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藉猶蹈也姐音紫

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絕也近不過旬月之

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

閭師古曰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比狄為

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

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

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

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

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

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

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

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

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

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壹有隙

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擊於外師古曰較擊言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

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師古曰財用之費豈一歲數百萬也

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如土龍身無頭

有尾馬大者二三丈埋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

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

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馬呂

單于書而許之以上論征伐夷狄受降附

云云

嚴尤諫伐匈奴莽新即位姑府庫之富欲立威

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

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云云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

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

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檢狁內侵至于涇

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蝨師古曰

字蝨之螫而巳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

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

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文而天下稱

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
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
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
暹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
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
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
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
糈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
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
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

正宗卷

五

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餽新炭重不可勝

師古曰餽古釜字也餽釜

之大口者食精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

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

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

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

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

單行不得並驅虜要濶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

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充等

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允言轉兵穀如故天

下騷動

此篇徐諫王莽今附此七所謂三策蓋上世不

之及境而返不勞師深入似亦未可謂非上策也尤之論五難當矣而其終也又欲深入霆擊以創艾之此又

何策邪且養以無道而致夷狄之畔尤未嘗一言及此
而顯論用兵利害莽固不足與言然尤以漢臣而甘心
事莽其又
何說邪

鼂錯言兵事書帝時為太子家令是時匈奴

言兵事時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
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
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
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
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
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

正宗卷十

十六

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
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
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
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謂古曰合刃

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

溝斬車之水師古曰斬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常

大陸曰阜山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土

山丘陵受行戰相屬反欲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

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

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山可前可後

此水戰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桂葦以。蕭。師古曰。桂亂也。葦。葦也。蕭。

音栢。桂。少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鏃之地也。長戟二不

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

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師古曰。趨。

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

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

與袒裼同。弩不可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

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

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

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

正宗卷

十七

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

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

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

相攻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

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

也。與猶如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

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

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

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伍人為

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師古曰。騶謂

春秋左氏傳作叢字其音同且材官有材力者驃發發驃矢以射也手工夫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泉

也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筈以皮作如鞮者被之木薦以

木板作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

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

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

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戰危事也，以

大爲小，以彊爲弱，在倖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

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

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

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

正宗卷十

十八

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

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

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

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

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又上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

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

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軌

則爲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

三十米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毛其性
能寒師古曰能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

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上成者死於邊輸者

傾於道服虔曰傾仆也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

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買人後以嘗有市籍

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

曰秦時從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

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

謂復除也皆發之非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

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

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幽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

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

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

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

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

於地師古曰著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

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

廣壅師古曰壅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

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

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

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

救則流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

遠縣絕望至則胡又已去絕音裁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

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

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

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

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谷蘇林曰渠

谷鐵差蒸蒸也如淳曰蘭石城上墜石也雷音來內反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

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

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頽先為室屋

具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

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

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

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

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此所謂

樂卿也師古曰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後言之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

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又安

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

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

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

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

男名此字
字性佳字也

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

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

募民徙塞下

又上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

正宗卷十

二十一

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山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

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

堂，二內門戶之閑。張晏曰：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

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為之往也。

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血墳，墓

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

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

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

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一邑，邑有假，假皆擇其邑

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

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日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云識惟陛下財察按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正宗卷十

二十二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

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羌特卷降者萬餘人矣充

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也田以待其故作奏未上會得進兵至書中郎將中懼使客諫充國云云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云云○餘已見前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二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芟乾芻也藁禾稗也石百二十斤難又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

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

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

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

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

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

下也綴補也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

右田事出賦入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

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

積畜省大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

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上報曰即如將軍計

何時得決熟計其狀

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

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二

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草愁於寄託遠避骨肉

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

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羗

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師古曰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者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

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為吏士萬人留

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

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

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夫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

食度支甲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

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音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

之具五也以間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

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窟於風寒之地離

霜露疾疫瘳瘳之患師古曰離遭也瘳謂因寒瘳而瘳指者也坐得必勝之

正宗卷十

一十四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

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

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

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

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

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間兵頗難且丁壯相聚攻

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

三

臣聞竝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

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酒又煩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莫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東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校聯不絕師古曰此師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才猶周易符校滅耳也周禮按人掌正馬之政六廠成校蓋用開械關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關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督飭關具糞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六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

田內有二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义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實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

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跡役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撫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亦嫌之便而亡後社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又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

正宗卷十

二十六

陳愚惟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也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颺相口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詳已見前

侯應罷邊備議鄧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于復入朝禮賜如給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嬌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雖喜邊塞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更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時竟

寧元年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

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

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

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

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

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

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得蒙

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

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

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

。 正宗卷十

二十七

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

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

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

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患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

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

背畔世出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

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

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

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禁黠羣輩犯法如

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

非皆以上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

或亡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又遠，不

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權時也。

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

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皆如罷戍卒。

省俟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

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

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

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以上論邊備。

吾立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武帝時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

正宗卷十

二十八

弘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使上下其議壽王對云云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

弓劍。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

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眾

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生。師古曰：抗，詭盡也。音五官反。是以知者陷

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

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

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

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變鉏耰，相撻擊。師古曰：耰，也。耰馬耨也。

犯法滋眾，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至於

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

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

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壽王

議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

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

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扞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射乎？大

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獸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進

皮為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

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

矣張弓矢分耦而射則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

正宗卷十

二十九武

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

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

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

師古曰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師古曰竊以為亡益於

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

弘上以難丞相弘弘誦服焉

母將隆收還武庫兵器奏哀帝即位遷執金吾

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云云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

錢蘇林曰用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

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立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師古曰李說是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論兵器以

路温舒上向德緩刑書

元鳳中守廷尉史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云云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

正宗卷十

三十

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

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

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

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

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如情之所安而施之於

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

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位而無嗣

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

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

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披謂霍光披

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讐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

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

師古曰蠲古書曰斷字屬連也書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晉山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命蓋奏富之成。師古曰當謂也外繇聽之，猶以為死有

退蓋奏富之成

師古曰當謂也

外繇聽之猶以為死有

餘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
刻殘賊而亡極矧爲一切如淳曰矧苟且不顧國患此

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

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此皆疾吏之風悲

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

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鷲之卵

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

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

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

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

。 正宗卷十

三十一

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

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建後將軍征之京北尹張

敬上書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

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

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與古曰函在教化之

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

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

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

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

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
聞出財得以生活為父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
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
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
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以謂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
至鰥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言眾庶喜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後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
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
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

正宗卷十

三十三

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
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
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猘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戡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殺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知殺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
此有金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所生故備臯衣二贖令金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所生故備臯衣二
十餘年嘗聞臯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京州破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繩未可與權也故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疆復對

復對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

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

名令甲者其邊郡數被立離亂師古曰天絕天年父

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之也固為軍

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碎言此令聞天漢四年

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

假貸師古曰貸音士得反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

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蒲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

衣使者以與兵擊之師古曰軍與之法也誅者過半然後哀止愚

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內吉亦以為

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啟議

韓愈復讎議

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殺人固有尋典以其中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諒

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拘錄本無求生寧失不誣特從減死宜杖一百驅流循州於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

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

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著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

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

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

讎則傷孝子之心。而非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字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柳宗元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

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

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耻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曾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寃抑沉痛而號

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黜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

正宗卷十

三十七

議從事謹議此編世各為類今乃以唐文附漢後者蓋唐文少不能自為類故也他卷倣此○以上論刑罰

何武薦辛慶忌封事

慶忌武賢子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坐小法左遷雲中

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教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云云

虞有宮之竒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脩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

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又寢春秋大災未

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至而

豫備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寇難非意所度也後

拜為右將軍徙左將軍慶忌為國虎臣冠難非意所度也後

谷永舉薛宣疏宣為少府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云云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

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

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

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

其人則大職墮斲王功不與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

。 正宗卷十

三十一

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

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出守

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眾

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

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減三輔功效卓爾自左內史

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孔子曰如有所

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也子之言也所宣考績功

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曰明不敢過稱以奸欺

誣之臯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

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師古曰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

食自公之節

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者
御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

卿大夫履行清潔減
退膳食率從公道也

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

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以越職陳宣

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

上然之遂以宣
為御史大夫

何武言傳喜書

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
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即位

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
不欲令喜輔政於於是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

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云云

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日遣

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

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

正宗卷十

三十九

亂

師古曰謂季氏
亂亡則魯不昌

楚以子玉輕重

師古曰謂楚殺子魏
玉而晉侯喜可知魏

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

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

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知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

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將廉頗
圍壁不戰秦使使人反問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

之子趙括為將日趙王信之因以括為將代廉
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衆降秦秦皆悅之漢散萬

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淳

曰傳喜顯則傅氏與其廢亦如之上亦自重
之明年正月廼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王嘉薦公孫光等

平三年為丞相哀帝初立
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

上疏云云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乎故繼
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

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師古曰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

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

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

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

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

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

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

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丁日宣帝徵

正宗卷十

四十一

敞拜爲異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

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

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

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

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

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又錯道路

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

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

司隸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上衆庶知其易危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易危

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史士

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守節

相也素奪謂先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

不侈之威權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

孟康曰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也

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

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曰吏善有章劾事留中會赦

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故事尚書希

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

之字廼師古曰所以丁寧告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

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

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畧令盡力者

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

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為諫

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

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

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

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馮唐論魏尚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

在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馬祛

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

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也唐曰臣

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

說迺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
街亡間處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
延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

對曰

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秦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三千匹師古曰張弩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師古曰音藟

正宗卷十

四十二

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後會趙王遷立蘇氏曰趙幽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服虔曰私假錢也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師古曰字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

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

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胸臆諱死罪

文帝是

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鄭昌訟蓋寬饒書宣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是時上方用刑法信

任中尚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

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

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

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

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

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

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

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

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

引佩刀自刺比關下衆莫不憐之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宣帝時郅支單于怨漢擁護于韓郡而不助已因厚

漢使者初元元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餽至郅支怒竟殺吉

等自知員漢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吉等死郅支不肯奉詔建昭三年湯與延壽

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既領外國與延壽謀鑄制發城郭諸國兵云云斬

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
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
欲乘危邀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
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頭之議議久不
上疏云云
次宗正劉向

郅支單于凶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
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
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
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蹙歛侯之旗
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
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
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

正宗卷十

四十四

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燁燁
焯焯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
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
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
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
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
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
歸白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
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又挫

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靡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口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

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臣衡石頭以為臣文木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頭復爭延封延壽為議成侯賜湯爵開內侯赦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

谷永上救陳湯疏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中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

王于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又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視并傾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

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瓜牙不可不重也蓋
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閔內侯陳湯前
使副西域都護忿到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愾
億義勇奮發卒與師奔折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
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壘
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
言事非是幽囚又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
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
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蹀血萬里
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介胄之上

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
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
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
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
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

耿育上訟陳湯書

湯言黑龍非時出當發民徒昌陵事免為庶人徙燉煌

燉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

延壽湯為聖灌揚鈎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
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
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

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臣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諂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非如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

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妒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杜欽訟馮奉世疏

本始中以衛侯使持節送大

漢所置莎車王并漢使者奚充國奉世以為不
亟擊之則莎車日疆其執難制遂發兵擊莎車
攻掠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威
振西域上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

大夫出強有可以安國家則韻之可也奉山功
效尤著直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山
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
於夷狄漸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
大夫水衡都尉奉山死後甘延壽以誅郵支封
為列侯丞相匡衡據蕭望之前議以為不當封
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使之
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山前功

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

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

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

遂事者謂臨時刑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屬審制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

匈奴郵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

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

比罪則郵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

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敵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

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

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

知所從亡常則郵趨不立師古曰趨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

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

難也信仲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

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師古曰時事不復

錄口按匡衡蕭望之持論畧同而心有公私之異望之

之言公也若衡則意在附和石頭故力沮延壽湯何以

明之史捕頭嘗欲以妙妻延壽不取故以私憾害其功
衡方與頭表裏以爲固位計此其所以不封也安得如
望之以公延壽湯之材畧烏可廢哉故宣帝雖不侯奉
封是也然延壽湯之拜則不敢後及元帝出歷九卿將軍
卒爲國虎臣功名爲營平之亞是固宣帝獎掖成尉之
力也若湯者非惟不侯又以微罪數遭排擠此劉向谷
永諸人所以能訟其寃也使元帝能如孝宣之處奉世
則雖不加爵土亦何憾之有哉

谷永等救劉輔書

劉輔諫成帝立趙后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掖庭獄
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蕭光祿勳師丹大中大夫谷永俱上書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
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正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
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

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
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
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
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噫忍而已如有大惡宜
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
河而還今天心上不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
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
羣下失忠直心以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
戶曉同姓近臣亦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
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急而折傷之

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矣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切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上

徒繫輔共工獄滅死罪等論為鬼薪

公乘與詔王尊書

尊行京兆尹事後為真凡三歲坐過使者無禮御史大夫

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慢加上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與等上書詔尊云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一鄉坐黜羣盜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俠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

正宗卷十

五十

一覽

羣盜方畧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蘇林曰萬音矩晉灼曰翦張禁趙放此二人作酒作翦之家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

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
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
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
搏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
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
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
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
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
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
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

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
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
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徇掩怨讎
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剋罪尊以京師廢亂
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即
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
輒姑韶黜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
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
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
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

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
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
口絕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
以尊為徐州

刺史○以
上並論救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十

